

歷代 日記叢鈔

學苑出版社

歷代日記叢鈔

日記

(清) 王鍾霖撰

王鍾霖日記・二

皇上北狩愚民咸云我們納錢糧交官何用與其官自虧用我們留作團費團中強橫者嚇民出財各立各團良民伏首費敢如何雖不納糧比糧銀所費較多而行民則大可不納糧銀矣杜使到東雖能勸成團練不動

帑項不知民皆恃團抗糧所失大矣此戶部不察不準杜使請餉之奏之大患也

署平原令韓俊伯兄光鼎捐班係前壽光令荆內先生大少君初次署事平原缺大而累差務煩多民不畏官相率效尤一徑開殿初則若罔聞知及飭差催科亦即圍城抗官尚不知若何辦法也

樂陵令齊介平兄世淳丙午舉人大挑知縣天津人補此好缺竟不善做

官民欲換此太爺相率圍城以求官讓錢糧為名云只能照

一初完一初不知別的齊介兄乃乘空上省啼哭求即交卸不

敢回任矣以樂陵陵與天津相隔在五百里內照例迴避另補已到任

數月以先不知是五百里內此時方知云何可笑聞後委某官署事未至縣境團眾迎

來不要此官竟不敢去

博興令王迪齋監湖南人捐班其父名政前任咸豐三年任鄆城

賊到乃報公出賊破城將伊妻殺死伊未被議妾得 旌獎

後經鄆民上控云現補此缺一味重利吸煙性情乖張民咸切

恨乃引盜匪多人鎗礮入署搶掠大半伊先逃奔印幸未

先匪等殺死多人而適伊只獲降級處分捕尉陳治亭五兄老
誠君子在任將十年因伊受累以獄犯被劫革職陳五兄即
欲向伊拚命圖許出銀三百刑為陳五兄捐復王令詭譎素著
恐未必準出此項也此輩盜匪業與直隸滄州等處匪民合
夥到處搶掠官弗能制園中又恐多事恐數月後匪衆得計矣

邱縣令陳仲觀

用賓山西人前在陳粟翁夫子家管帳捐佐裁到東謀
充巡捕保知縣補此缺在任無善政民多不服

十月初一日多上墳者連日無事時至曲水亭謝大表兄處談、徐

紹園三弟

炳烈朱紆三弟厚基皆同司者時皆在省耿智園

同年仁兄六在省時相過從李振之仁兄請喫小館杜使令劉
瑞軒泰戎同袁雪翁汪滋厚弟出西郊相地欲安園營並

約予同去與西園金二世兄晤面 治先西農胞姪武生

又至張逸止烟叔家問訊並到各親友看望皆問予出京情形以為不易

初六日與袁雪翁尹菊田兄楊子厚兄傅伯韓同年鄭仁圃先生同至貢院謁見杜雲公翁值閱洛口等鄉團民聞杜雲翁已保趙席侯知府銜因問及都中現時情形多明火大事皆滄州團勇勾結土匪也雲翁京寓被大盜劫搶衣物將伊少君捆縛錢鑪足上家中雇有壯丁盜眾將若等閉在別院竟不得出打開十餘衣箱未得多金後街坊團練鳴鑼驚逸卓中堂家在海淀之北鄉庄避難被多賊打搶

一空並傷重卓少君

皇上在熱河行宮各官漸多大軍機杜繼翁翰林寫公明穆
尚書皆祖民間土房居住止三間每月京小錢百千文書寫無
人一切皆杜匠手稱三更諸事方畢五鼓又須入內廷辛勞
之至鄭王肅六爺與

上益親近聞宮人皆可不避

皇上言此皆好奴才也令各官赴

行在當差不到者照軍法從事

聞鄭王怡王肅六爺在熱河同喫館子遇衆侍衛聲言令
我們扈從受苦無衣無錢而王爺等大喝大喫言語犯上

太急諸王暗退領侍衛載大人崇恐事不妥請病假回京就醫未及候

旨而行致干嚴議蓋以此獲咎勝于約束不嚴之罪也

章邱令屠小芸明府

徒致寧波人由捐納縣尉升四女寺縣丞捐升知縣精明過人十倍在任諸方營利缺分又好人云擁有一萬

素不服民國長馬金榜係武舉率團滋鬧六致閉城衙役有受

重傷者屠令已因保舉引見交卸仍任縣署幾于釀成大事屠令赴緊回省私相說和

齊河多日無官德明府回省不敢再回齊任求本府力委賢

員而皆退縮不前大家議及非委李振之兄去不可上台以振

之兄尚未起服稟到六未引見格例不可而紳民皆推振之

兄必能到齊無事首府汪太尊乃請振之兄商議振之兄

閩師抄知李西園堂
官告病回籍
畢東河堂官實補其
缺其老太翁芸堂太守
署霽縣以越獄革職
回京告極

力辭不果又任杜雲翁勸駕首縣勸說不能不去于

初八日奉府下委著振之兄代理振之兄以予適在省力約同去連日為舒祝三明府謀回陵縣任不易成陵民侯登亭尚在首縣監中託人懇胡慶轉託予為之関說俾出勸團自効而官多不肯即應

至姚家庄東阡掃先人墓植柏漸長大矣賠賈八大親翁年九十餘尚精壯

朱臨川先生請予喫飯用燕菜大席臨川先生現在按院辦理奏摺事宜係無錫茂才品學兼優同司朱籽三弟太翁也與朱熙芝兄快晤籽三弟堂兄言及常州之失實

由何根雲臨公羽夫人及熙芝兄夫人皆盡節

徐紹圃弟回京供職託帶致京中各信尚未知予家眷已

由德州到武城否一切託張芸師矣與韓菴如四兄暢談

初九初十無事時到振之兄處得識王石廬四兄已未庶

常尚未服闋乃兄午橋先生由國子助教外用同知分山東已

未入闈滿德玉七兄即出其房也

十一日振之兄收拾赴任知己約吳春卿兄汪滋厚弟及汪仲

書世台王堯封兄伯韓表弟沈菊蓀兄

世祺候補從九韓漱泉仁兄之表兄

咸四表姊患重病年餘

咸小瀾表姨送予四金代筵知予無暇也晉三表弟託薦李

伯英兄

前任德法三明府書記常州茂才品學素好

仍為振之兄書記已要刑席仍

咸小瀾表姨大向孫度
丈品端學純為當道
爭迎後納按察司獄

補缺後調赴馮官屯軍
營州知縣理軍需凱撤保
升又在省局總辦軍需
振銷殫盡心神年未五
十鬚髮皆白前補定陶
令未能赴任因幕友阻
改河南分府上滿依重弗
令到汴日在軍需局稱
公現奉 檄調任行營
仍司軍需餉需文牘日
在焦勞

請孫五亭兄錢席為徐澤園五兄

十二日振之兄同吳春卿兄赴齊諄囑予即到署予以事未能
偕往也王堯封汪仲書沈菊鄉諸公亦即同去

十三日振之兄接印任事薦家人者多極十餘年來不知何以此等
如此之多每一官得委必多方求薦主力薦一收即要派大車
狐假虎威只想多分錢文其門叩等人以真可用亦必不可少
之輩乃近來此等人皆發大財相引愈多大為官民之害而
大家不覺一門印至少一年可得數百金多則一萬八千不定
正不知從何處得來家人品原不齊前者與優隸同不準
考予常論此要分本底如吾輩讀書不成或受坎坷往

有埋名隱姓出外作執鞭之士於督府撫大人之門或為州縣
 出力藉勢行其陰陽不然亦有貧民因親因友引進為紀綱
 之僕其存心本正閹厓又深公門中好修行倒可得財而具
 名然其中究是剥民之財所以子孫每至窮敗不堪若本
 係優伶或係賤子一經官愛初用使令漸著官遂至門即
 大權歸伊一人之下萬民之上聲勢薰人植黨營私陡換
 門庭一切不肖官員尚多迎合扳援與之締交是以近今奴
 輩漸皆著紅青吉服暗捐五品財可通神無惡不作為之
 子者不必是真初納監生即有出身公然應考功名可以
 力得省城五方雜處寒士只圖得利即可不顧聲名為作

廉保卅年來從此得功名者不知若干事隔二十年並忘
此輩之祖曾在某班唱某旦脚色所云紳士者且與之結親
世事如此能不大亂如今倒是此輩財多名威吾省不下數
百家富尊榮胡不著伊捐團費耶此吾所以云要論
本底也時至杜丙初妹倩家甥福麟讀書聰穎可喜至貢
院後看三孀、見幼妹巧姑已及笄矣

十四日舒祝三兄請喫燒鴨時至團練局知一切團長皆奉
杜使劉子未見團練若何多有嚇鄉人者可笑

十五日至首縣署與吳慕渠四兄暢談遇蒙陰令區同年
時在首知官獄監禁吳四兄念係同寅格外照拂伊太

夫人年高尚不知伊現議抵罪也聞欲從輕定罪擬以擅殺罪人恐刑部駁斥耳論伊所殺之趙勇當時強橫之至奸淫搶掠未必皆無因有可殺之道第人數過多且不識姓名為難辨耳

呂祖年來到處降壇諄諄勸人速向善庶大劫可免人心誠然不特十五年中天下死者直弗能記數自古無此慘劫凡紛華太甚人情巧偽之處所遭更慘大亂在前人猶重利忘義毫不警悟大劫何時方止咸豐三年毛寄翁與諸公請呂祖降乩示及山東為聖賢之邦近來世情日非然食用一切尚不似南方奢華太甚人心亦有可取處

至聖
呂祖 再三上求

字蒼業將山東歸入辛壬籍中矣等諭語似有從輕之機
大家皆稱幸予云不然歸入辛壬籍中者乃緩之之辭
計可緩八年勸人急速回心向善不變世風則此籍可以免
入以仍不悛入籍必矣籍者劫也毛翁當將此此諭刊
刷送人遠近皆見明年即是辛酉且看此劫何方最重
可畏之至大劫茫々似竟無處可逃然試觀良善之家
或祖若父德澤素深自有解救冥々中自昭々也天之
生物即螳螂尚不欲殺之何況於人々衆生令賊殺戮若
斯之慘大抵劫由人造即天亦無如之何

山東曹州團長李帝魯趙康侯聲勢久播附近州縣民
 團皆可呼應為張洛行等所懼然李有大志忠烈性生
 其團中勇衆素比自勉以忠義弗許為奸擾及鄉里
 趙則不能無觀望心勇衆亦未必皆良民故李每與
 趙不洽夷人逼至京城當調曹勇北上助剿李團長
 聞調大喜以為可以建功顯名列省謁見杜使後適
 大衆請

呂祖降壇 李因求指示李號海門

呂祖書贈 一聯云海上海紅雲初捧日 李以勤

王之功必建次句云門前白骨積如山 衆咸吐舌覺非吉